

書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二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傳音音名反其義難

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及項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

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蓋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

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州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髮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酩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少自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然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子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姓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僕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  
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  
季心徐廣曰一作廣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云之吳從表絲匿  
索隱曰長事表絲弟音子亦反當是時  
盜守絲

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

中尉到都不敢不加

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索隱曰籍音子亦反

當是時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晉灼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

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

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

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

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

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

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身之索隱曰趣音促身音普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

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布顧曰願一三言而死亡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

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手齊有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今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曰覆屢案子孟康曰屢屢復蹈而下去塞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屢之與復者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非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哉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寃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

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主云與云如淳曰不以主

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

日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益曰正義曰吾與

而兄善今見廷毀我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擊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

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

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瑣曰大臣共  
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音夏  
育皆古勇者也  
○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  
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

大體忼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

袁盎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安木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說盜曰徐廣曰說君與鬪廷

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

堂邊垂恐

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長如云欄楯者案索隱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今陛下騁六駢

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

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

張晏曰戚夫人

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為隴西都尉

如淳曰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時說王

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奇何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表盜表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表盜即詭說曰君  
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受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且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鼂錯猶豫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太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資置三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可

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盜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袁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凡人之於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盜袁盜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盜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

鄒氏云



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盜言不宜立  
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者  
梁王以此怨盜曾使  
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盜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盜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盜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穎曰  
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

索隱曰朝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

之後學申商刑各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生即先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

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

峭峻○索隱曰按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峭音七笑反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

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

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

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壘廟墼。垣索隱曰：墼音乃，亂反，謂墼也。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墼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

墼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三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

難獨竇。變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

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謹。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嬰



公

漢書言錯欲  
令上有將兵  
而身居守史  
記不載或是  
傳致之辭蓋  
廷尉奏獄難  
同制地為罪  
也

而鼂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  
為名及竇嬰奏盜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  
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為  
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  
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  
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  
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  
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三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  
則云豈錯等謂邪七國之反人情皇未知成敗關中已搖矣而朝廷無  
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朝錯不信列侯忍任之將兵  
或與自將索隱述贊曰吳楚連和即不朕戰有利鈍則有章邯降楚之事故欲天子  
者恐身出亦多附會蘇攬轡見重  
沮更易則未得其情自不能辨却席醫翊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錯舉措  
言以徐僮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之此何說  
共直欲媚名立身敗心之臣任事者獨一朝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  
帝當時同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  
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  
鄧州穰縣西二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蘇林曰雇錢  
此也事孝文帝十歲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索隱曰此言音子移反字苑云此賞積財也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宿讀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甲下其志無甚於

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

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曰上林有八丞十

尉秩三百石二尉百官志云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

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鄉應

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之前曰陛

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

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謀○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利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無惻

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

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當以對字為讀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轎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則李奇曰霸陵北頭則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則也蘇林曰廁邊側

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

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廁岸

瑟而歌漢書音義曰瑟音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索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正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徐廣

一作錯駟案漢書曰音義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斷音側略反絮音女居反案斷陳絮

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錡也

山則嶺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麗山發北

山石擲乃為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擲取其精牢釋之答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使其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擲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已... 傳...

卷三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

一所在城西西北成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

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

日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即

國獄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

不私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

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

罪也盜玉環

不長長釋之傳也

長



不若盜長陵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

音並通又音普廻反杯者埽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

言故以取上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

帝故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故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身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韋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韋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韋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韋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不若盜長陵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人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羊老矣何乃自為郎恠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敗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除廣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

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或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激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

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各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則州百泉縣

卷之五十一



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都尉姓孫上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擬曰闔○索隱曰擬音

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

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

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此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

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其反一本作擔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今顏聚代之

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五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日一椎牛鄉食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顧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一言不相應索隱曰

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應音乙

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局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季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萬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君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汝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

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

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

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願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

里為戚里長安 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

里為戚里長安 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



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傳者  
 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  
 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慶官皆至  
 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  
 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

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便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又音婢見反亦通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索隱曰燕謂間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欣字韋昭曰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聲和貌也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倬子孫遵教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君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郎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

下直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踰謂廁溷

垣墻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踰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

湯廁竇廁竇馮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褻器也音威豆

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

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大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

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踰短板以

築廁墻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徒

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卷之三十一



者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  
 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  
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  
 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  
 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  
 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  
 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  
 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  
 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  
 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忠九卿減宣罪臧獲之戒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十萬索隱曰案小類云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

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

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

以輔治城廓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

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

音乃彈反言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屬焉

故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

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超踰之也轉音衛渭車軸頭也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

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縮索隱曰誰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日誰呵縮者青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噴責衛縮也縮

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

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貨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

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也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賜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

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為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

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

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

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因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

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

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嵩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

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

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

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

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

朝廷見之或毀曰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之

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之不疑聞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

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



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

服屐曰質重不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官

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

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

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

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

○正義曰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以入其

臥內也後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

曰謂後宮中戲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

劇宜可秘也

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

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及漢書作歐孟康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

音悅

曰說



史記卷之六十五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五十五

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名家也名  
家在太史公自有傳

言治刑法  
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

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  
字多作訥

音同耳古  
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  
不疑學

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  
直不疑以

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  
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卧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

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  
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

君子譏此二人  
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

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日本燕

人樂毅之後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

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

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漢七年高祖

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

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蟻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

日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臯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

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

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  
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  
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為父弟為  
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  
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  
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  
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

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  
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  
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  
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物  
所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園在兗州曲阜縣王輒休相就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



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暴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

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

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

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

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月餘上遷拜為司直

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王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

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至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蓋至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

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今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  
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三按

若人少採訪按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言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徐廣曰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

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  
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

事何也

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

以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敘事甚佳賞不稱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醫也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

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間音閑



脈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索隱曰安索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  
承取露路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  
十日當見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鬼物也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  
 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正義曰五藏謂心脾肺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  
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  
沉細水穀持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犬忍反  
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  
診占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  
也

趙簡子事在  
 趙世家此重  
 見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須  
家叙此事亦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在定公之初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  
 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而何怪  
亂故形靜如死狀也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  
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  
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云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

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而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三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並滅也虢太子死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

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是義我曰釋名云蹙是氣從下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蹙是起上行外及心脅也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駟案收謂棺斂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

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山音禮下山解反鑿石橋引

案杭毒尉索隱曰鑿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北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

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

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

荒膏也瓜幕正義曰以瓜決其闌幕也漭浣正義曰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郗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望

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望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弦急面色赤聽聲正義曰素

問云好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寫形問云欲得

温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三旦病之所在聞病之陽

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

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揚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

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

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

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索隱曰

也不可委曲其言。正義曰言病皆子以吾言為不誠

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任所在也

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循其兩

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庶子聞扁鵲言盲眩然而不瞋索隱曰

音縣瞋舌橋蹇而不下索隱曰橋音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

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眇索隱曰音接

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入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胃也素問云延緣絡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  
絡脉也恐非此義也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別下於三焦膀胱  
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脉也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弱九升九  
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脉下遂徐  
曰一陰脉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  
作隊  
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  
會三焦此  
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  
素問云細破陰絕陽之色已發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赤脉也

素問云細破陰絕陽之色已發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赤脉也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斲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

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

會氣會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熨之以更正義曰熨雨臍下索隱曰案言  
五分



謂尉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鵠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安足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音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

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而醫賈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



療病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  
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一者則重難  
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  
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各意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  
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  
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曹方術高后

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

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

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

故方更悉以禁方子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

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

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

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



戀反傳乘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

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

刑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子孟康云黥

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今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

也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也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年二十六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口正義曰入十一難云奇經入  
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  
脈凡此入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  
實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術揆度陰陽  
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死如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曰上

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女東也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龜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也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

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

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

長而絃病於肝也素問云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過有經有絡和即紕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  
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關以後者陰  
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  
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  
之脉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  
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  
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執而膿  
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脉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脉  
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  
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  
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及八日則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  
死執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  
結發則爛解故絡交執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薄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

日一作電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湯徐廣曰湯音唐湯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

刺其心○索隱曰湯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上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兩為

也中焦故煩滿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厥足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

得前後洩索隱曰洩音所留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

洩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大齊湯一飲得前

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脉經云右手寸

口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吊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正義曰唯惟矣反冬時為玉



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痺索隱曰

也音音齊音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旱難於大

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瀉索隱曰劉瀉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浮之而大緊者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正義曰緊音吉刃心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以切繩各曰緊也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瘴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

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全王其脈浮瀼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

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執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

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即死矣

齊中尉潘蒲如病小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少腹

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遺鄒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蒲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苟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溥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少陰少陰之前各厥陰右脉口曰太陰

此三陰之脉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嗝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

藏故曰迴風也迴風者飲食下嗝而輒出不留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索隱曰澆音土

顧野王云手足液身軀為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衆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者茲已自言足熱而蕪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三言尋即已止也○正義

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崔日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

也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

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立羽反釋各云齩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

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葇礪正義曰浪宕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

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枚

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

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萬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

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

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

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君公立即視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

徐廣曰殺音蘇葛反的正

義曰殺蘇亥反

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虫

索隱曰即蚯虫也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云本反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肩

齊王黃姐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脊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弱也病方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

姓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而疾走溲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曹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溲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溲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

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讒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

索隱曰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立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各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日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虛盧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眾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索隱曰合反風病脊音徒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

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及一作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君公之師元里

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

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踖徐廣曰一作踖。正義曰

毳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

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

也虛裏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



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

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

人乃可異其狀也

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

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

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曰以各籍屬左右之人

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

數久矣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度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

董○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賀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曹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而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  
傳得古方也  
正義曰謂全傳焉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  
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中年

居有間公孫光間處正義曰上音  
閣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  
隱  
曰索年中謂中年時也中  
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  
見反人姓名也當知公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  
猶言須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  
反謂好術數也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  
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



以意屬揚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

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詠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曹高

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殲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祭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倉公諸對大板宋刻本皆另起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侯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孰傳入小腸也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 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

故短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 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後官二千六百八人又云



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

千六百人又為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助

神云光玉女子母其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樹野也其神八

三千六百人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

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膽在肝之

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取也言人有

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胃重二斤十四兩紆

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

曲因以名之其神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

溺九升九合膀胱也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口廣二寸半

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門也言咽物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

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鉞

也言其處似車鉞故曰鉞門即廣腸之門又名嗔也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

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

脉從手至芻胃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

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芻胃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芻胃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

兩足躡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督脉起於

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脉都合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脉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

太陰者脉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瀆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

呼吸上下呼脉上行三寸吸脉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六丈一萬三千五百

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

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

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

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

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姆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濞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

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云間行走維陽索隱

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郟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斬西會西會音古允反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

日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及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

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乱本是

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

灾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也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次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向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

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

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子名賢字德明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驕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請  
擇其輕重也子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  
淳曰鼻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子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  
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私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

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今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

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

錢者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

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

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

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價官儻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

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賞

鼂錯無謀之人也  
其言云吳削亦  
反不削亦反似也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  
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謂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為謫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作郡國吏  
乃戍邊一歲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訟駟按如  
淳曰訟公也○正義曰  
訟音容言其相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容禁止不與也  
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  
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  
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然既知吳當反  
宜先有以備之  
則吳可削也及  
其舉事反聞一  
無所施乃欲日  
徐僮之傷所未  
下者與吳不反  
則削之一反則益  
之此何說哉錯  
有可死之道四  
行事無次第一  
也官不過內史  
任事又淺不為  
天下所伏一旦取  
祖宗之法令絲  
更之公卿列侯  
宗室人々不平  
錯何以自安輕  
脫無術二也當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  
名又即者就也煮  
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  
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時處心積慮而  
反者只一吳耳  
諸侯王無與也  
宜先施恩慰  
安之使人不自  
保則吳人無  
黨欲反不能  
獨舉吳乃可  
滅吳滅則七  
國在掌握矣  
先削楚則膠  
西何邪是動  
天下之兵也不  
知時三也李  
斯商君以刻  
薄變詐亂天  
下當列國之  
相爭也漢有  
一統之天下宜

息威並濟以  
公道行之列  
國雖強大難  
制然漢之骨  
月同姓天子  
之藩輔呂氏  
之禍亦賴於  
王也汲求其  
罪如與之有  
者為天下當  
如是邪此與  
二毒之行暫  
責何異不知  
人無黨三也  
一時名臣將相  
漢所以平七國  
者更無一人為  
錯所厚可知  
其無所知矣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誑膠  
西王索隱曰誑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不言舐糠盡則至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  
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錯者一失資  
刻薄後讀  
書而不解事  
之亂臣耳謀  
之恨不以罪  
然千古更無  
一人能言與  
者吾不知何  
也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  
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  
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  
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

吳西鄉弟今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

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若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

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書

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為事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

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

正義曰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

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

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

三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如

日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

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東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龍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寡

所出之義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

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  
 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  
 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  
 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  
 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  
 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  
 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  
 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  
 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  
 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  
 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  
 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  
 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  
 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  
 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  
 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



以故互名為  
西共誅是錯

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

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

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

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正義曰今

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拍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

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盜裝衣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

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

盜策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盜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

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

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亦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

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



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

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輕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

自為已利於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穀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

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推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陽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  
 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  
 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兵十餘萬破陽城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臯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  
以私錢淆亂天  
 也下錢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冢

及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大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甚  
 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  
 放釋也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  
 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

求

恐遣六將軍擊吳父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  
 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  
 相張尚諫  
 王而死○正義  
 曰按羽尚弟也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  
 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  
 正義曰宋州碭山  
 縣本漢  
 下邑縣  
 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  
 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也東越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鏃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鏃○索隱曰鏃音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

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平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

冢在縣北其盛其頭馳傳以聞進縣南地名相唐○索

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吳王子子華子駒云

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

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

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

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

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

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駭駭百姓乃若將軍遠

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

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

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郟陽侯省。

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郟陽侯也。

能薄賦斂，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

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

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

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文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

斤竇乃言袁盎繅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女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

藍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

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元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

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

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

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

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

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

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體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

史記卷之六十五



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

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慶。顛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

矣索隱曰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

音贊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

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

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繁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

兼儒墨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  
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  
資性喜善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  
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索隱曰案推轂謂自甲下之如

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

踰後多不依古今古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實索隱曰適音直革反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

隆推儒術賤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不說魏其

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奪其政也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者魏其親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武安者魏其親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又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者也

以肺腑為京師相

索隱曰肺腑音附肺附如肝肺之相附又云肺木也詩云如塗塗附以言知皮之附木也

也。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一說肺碎木扎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肺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沃言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也。當是時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南鄉自坐

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

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

曰旌旃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

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膏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引而急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

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

作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

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奮奮屬也願取吳王者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

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後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  
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止之是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  
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  
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  
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  
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

剛

索隱曰搏音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  
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  
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  
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者所與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  
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安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  
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任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鄉相侍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

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

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相謂人生平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

也聲言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

相為引重張宴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

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

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

索隱曰案服謂替功之服也故應灌夫曰將軍乃肯

據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

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

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

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口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乃駕自往迎丞相

服為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

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鄂作悟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

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人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

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

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

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

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

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

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

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

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

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咄咄

耳語韋昭曰咄咄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咄氏音蚩。轉反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今李何地自安處也。

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允凶。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

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

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

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

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



魏其言丞相  
短獨不及淮南  
事何耶豈魏  
其終長者不  
出此此君子  
以往之困於小

人也

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失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俛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之功也得立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各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

披音足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

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張晏曰

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

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索隱曰安示晉灼云藉踏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

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物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

老公羽三曰嬰女無官位扱援也首白用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

自謙遂為可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  
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譬言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  
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雋正義曰雋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  
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雋  
為歎謾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者也司空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  
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子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  
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  
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詔書獨藏魏其家家  
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承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  
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  
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  
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  
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父乃聞聞即恚病索隱曰非音肥又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  
音扶味反風病也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  
聞上張晏曰蚡偽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  
二月也駟案張

飛揚誹謗之語



晏日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論棄市渭城正義曰其

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

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

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

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

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

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

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號呼謝服罪也

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

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

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

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

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元

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一元

胡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

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文

字林並謂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

婦人淮南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廣曰建武

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

為太后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頓之間也○索隱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各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  
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宋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

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

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

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將音扞音汗

張羽力戰

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

敖各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

生○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奔反

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

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

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

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見者太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

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絢也駟案侘音及亞反

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

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

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采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各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餘金各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

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  
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  
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成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  
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  
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  
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

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人詭勝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  
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  
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曰景



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

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

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主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

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

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

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

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

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  
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  
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  
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  
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  
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翁壹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  
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  
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  
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  
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王諸屯太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

曰釋名云輜則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

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

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

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

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

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

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

音義我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任逗留也撓屈

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

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合  
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  
 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  
 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  
 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  
 遂臧固到也皆天下名士索隱曰到音質他徒河反  
 固也到他也若漢書則云至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  
 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隨車蹇如淳曰為天子  
 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

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  
 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  
 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  
 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  
 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  
 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  
 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安  
 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  
 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



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

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

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

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

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

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

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

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

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謂梁多長者不

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王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程